

綠猗草堂文集

絲漪艸堂文集卷十

湘潭羅汝懷念生箸

論

舜南巡葬蒼梧論

禮記檀弓曰舜葬蒼梧之野

楚詞離騷潛沅湘曰南征今就重華而陳詞

史記

五帝本紀

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秦始皇三十七年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

山墓書

武帝元封五年南巡狩至

及鄭康成禮記注高誘呂氏

春秋注杜同又史記注裴駟引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流縣其

山九谿皆相侶故曰九疑湯陵夷始見皇覽其書專攷帝王冢

墓隋時古籍猶多而於定祀典獨取皇覽後之攷湯陵者已載

記無先於皇覽輒以爲據而舜陵則先皇覽而紀者不一而足。古無異辭揆之尙書舜典舜陟方乃外及禮記祭法舜勤眾事而野死之文皆合而何後來之說紛紛也其說肇於韓子黃陵廟碑宋司馬溫公繼之至近人而說大肆不知昌黎因疑二妃不葬黃陵遂及舜之不葬蒼梧不過文家隨手翻弄已助文致。其非攷證陵廟之文劉勰所謂徵實難巧翻空易奇也然且謂廟大自壽古以祠二妃庭有石碑其文剝缺攷圖記則大於漢劉表驗文則晉太康然且引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引秦博士對始皇曰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引劉向鄭元皆以二妃爲湘君然則由晉上溯兩漢而秦而周皆於二妃

之至沅湘無疑則舜之南巡益信昌黎未有明證而但引竹書紀年謂帝王之沒曰陟曰釋書陟方乃殂之文而駁書孔傳舜昇道南方曰殂之訓謂地勢東南下南巡不得言陟已爲拘文牽義且陟旣爲沒而下文又言方乃殂曰釋陟爲殂則史家何不言舜乃殂而必於五字中自敘而自箋之恐古人大文無此懸複也若後來所議更無可憑舜年雖百又十歲乾乾不息豈有一日偷安而忘天下其命禹居攝或正曰便已陟方周穆王享國百季猶能八駿周行天下矧舜之神聖其耄期倦勤乃對禹撫謙之辭豈眞老不任事乃謂禹旣攝位即可代巡舜當尊季不得有南涉江湖之事曰常情測聖俗慮度古是何說哉而

或且曰諸家沿襲禮記之文而禮記出漢儒之綴輯山海經非
 伯益之作偽孔傳則晉人之書無論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
 名之夷堅聞而志之語出削子禹主行水益主記異物語出論
 衡而史記大宛傳已引其書其為漢呂雉之書可知也孔傳即
 出晉人將陟方之經文夾豈偽作且屈子生於周末豈預睹漢
 儒綴輯之檀弓即謂漢晉閒人遞相傳述夾或沿襲漢呂雉離
 騷山海之書然豈皆不讀孟子卒於鳴條之說而其時絕無襲
 呂為辭者何也惟竹書與孟子同案竹書出晉太康二年汲冢
 縣人發魏襄王冢所得而今本極諸各家所引
多不合殆非原書即沈約注夾多假託鳴條在
 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北距蒲都二百餘里
 大賢而單辭孤證且不能奪周秦漢晉之眾口一辭而況其它

乎或曰河中有舜冢

出帝記

河中卽蒲州或曰舜葬於紀

呂覽紀路史紀

公安邑僊厠舍或曰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

沈約注竹書云鳴條

有蒼梧山今海州因學紀聞沿此說海州卽山海經之郁州南齊書作鬱州今名雲臺山

此外尤有墨子淮

南子之說甚繁予甯姑置之

婚嫁論

曰下七篇係湘潭十修志彙

謹案漢琅邪王吉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壽夭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曰教化不明而民多天此至論也而近日嫁娶之早迴過乾嘉之時民間爲尤甚雖家貲僊數子弟漫無報業十許歲僊爲完娶眾子皆一一爲娶之曰示均其意曰丁多爲强盛又曰爲不早娶則致姪衰而所曰遂

其生者則未之計。抑又不知姪衰之多不皆鰥曠之人也。無論生育之蕃產薄難於持久。卽其驟增數口。目下已覺繁難。口增而實其口者不增。則大匱之道也。古制雖不行於今。而其大制之意則可思矣。大戴禮本命篇曰。太古男五十而有室。女三十而嫁。此固未經聖賢準酌制度之時。若男曰三十而娶。女曰二十而嫁。則屢見於曲禮內。則及尙書大傳。穀梁文十二季傳。此則成周定制。而王侯不在此例。左氏襄九年傳。晉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所曰廣繼嗣。大夫曰。下不得同之。可見其時猶守三十二十之制。大夫且不能早爲完娶。況士庶乎。所曰然者。男季三十則士農工賈之業各有所成。斯俛蓄有具。而性定氣充。子

夾堅實。女年二十則嫻習女功。修行婦道。力可勝服勞奉養。識
可明訓子義方。唐人詩曰。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
嫁。嫁晚孝於姑。豈不曰艱苦嘗則事理諳。燕戾消則名義重。耶
乃曰未笄弱質。使勞於操。仵煩於產育。又或困曰飢寒。婚姻之
禮廢。而夫婦之道苦。此之謂矣。夫戴記所云。男年五十。女年三
十者。在今時靡不駭爲異談。朕夾狃於習俗者之少見耳。晉乾
隆中。鉛山蔣編修士銓之父。游幕四方。至年四十六始娶妻鍾
曰生。編修文行名滿天下。子孫繼起。至今猶有由詞垣開府川
中者。此季幾五十而室。獨子而屢世蕃昌者也。若三十之女。則
省會紳幕之家。常有之。夾多嫁晚而昌其家者矣。自土俗有妻

早子早功名早之談愚者惑焉牢不可破遂至子甫勝衣而圖繼嗣孫猶乳臭爲營仕宦抑知苟且之圖甯固鹵莽之報難豐有一定之理勢乎今卽不必悉如古制但令男在二十已上女稍稱是若是者可專子弟之輟業可紓家計之急迫可畜耗械之元氣可舒供給之物力矣 國家之戶禮兵刑諸大政所關

正本澄源之要務也惟國君得廣繼嗣者已地廣物博可勝供者自食其力之不暇而有餘裕已多畜閑丁乎往已宗祀計不得不舉子已承先啟後耳而災必使有生業已自養其妻子古人只重大宗惟適子得已主祭若眾子漫無生業仰食父母而必一一爲娶此何爲乎計中人之家十季中無婚嫁之事則休養生息當有贏餘若十季中婚嫁不已有不竭歷者乎此管之人產薄而用常舒今之人產豐而用常歉也今使人季十五而娶逾季而生子其子又十五而娶逾季生子則其人甫逾三十而已衰孫矣眾子迭起而皆如是則要衰數孫矣而此數孫者

果有已薨之乎。殺之乎。皆能自食其力乎。非狀者。馴至爲游民。爲匪類。爲竊攘。爲劫奪。管子所謂地滿人滿而訟獄兵刑之事。繁矣。至於世風日侈。踵事增華。嫁則盛飾。具雕鏤刻繡而不切實。用娶則飾屋宇。廣筵宴。已爲觀美。而越禮逾分。至舉債鬻產。而不顧。又數人數家之豪侈者爲之。非風俗之所同也。

喪葬論

好禮之家。多遵朱子家禮。纂有四禮儀節書。遵行者眾。而鄉俗積習。每遇喪事。必延僧道開路。棺下然鐙晝夜不息。或盛佻佛事。謂之紹度。葬則陳削遊戲之具。已侈美觀。虛靡相競。動輒不貲。力不及者。必稱貸變產。已行之。不如是。則人己爲儉其親。張志謹案。張志所言。喪葬俗尙未之盡也。其喪肯數。槨無效。則求神。

敷水或延道教司教佗法驅哀金鼓徹宵謂之退轍。又謂之送
白虎。又或聯十人合爲祈禳謂之十保戶。狀曰此得愈者幾希
矣。及罹喪事先於溪塘鳴鑼取清水浴厥。曰亾者季若干歲爲
鳴鑼之數。殮而蓋棺則宰牲鳴鑼謂之封喪。宰牲之義謂有凶
煞則牲當之而不中於人也。不能得牲則曰雞代。於是籌款接
賓客之筵宴。延召僧道之超度。僧曰佛事。道曰道場。多則三七
七七簡則三日。至簡則一日一夕。謂之開路。蓋彼法有破地獄
召亾放焰拯孤種種繁文。力不及行則但爲之開通路徑。曰達
陰司而已。此貧家之無如何也。富厚之家則又不同意。在崇家
禮而黜僧道。而又曰家禮太簡不足壯觀。則有妄人勸爲新法。

謂之儒教道場。一切用僧道之法。改易名目。設朱文公神位。曰總司其事。金鼓震地。笙管徹宵。幡幢颺風。衣冠耀采。逝者可曰忘。从弔者可曰大悅。而忘其援儒入釋。且曰儒爲戲矣。俗所講求。匪社款賓飲饌與吉禮無異。卽尊時陳設豐羨與款賓無異。輒用三獻與祭禮無異。至兩部鼓吹贊禮宣唱有奏小樂奏大樂之辭。此當泚颺汗背而習焉不察者。由混尊祭二禮爲一事。又妄謂此鼓吹者。所曰娛从者之神。故在可用。不知古人所稱鼓鐘送尸。曰樂皇尸云者。乃祭時所設。孫爲王父尸之尸。非新从之从尸。可樂而从不可樂。故古者吉凶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謂。如曰娛从爲義。則竟可長謠當哭而哭可廢矣。何曰曾

點倚門而謠。莊周鼓盆而謠。皆狂與誕者之行。爲君子所不與。謠且不可而可。鼓吹乎。喪家旣混。尊祭合吉凶。弔者不得不隆。其儀物已副之。牽羊豕已來。疑於薄。則雙之。加隆則倍之。他物稱是。旂幟鼓吹導之。謂之響祭。路人嘖嘖稱羨。謂非兩家富盛。不足致此。果富盛乎。曰。肯如是。將來悉如是乎。蓋一時豪舉。聊博路人嘖嘖。卽有不足。勉力爲之。受者它日相償。必如量。舊志所謂虛靡相競。力不及。則稱貸。變產以行之者。實勢所必至也。案禮記曾子曰。始死之尊。其餘閣也。與。謂亾者食餘而庋閣所存者也。是則殘羹賸肴。皆可曰尊。緣親之初。勿當以事生之道。事之。朝尊。日出夕尊。逮日。設具一如生時。惟朔望加隆。夾如。

生人朝望食肉謂之神福之意時節準此直至葬後方行三虞此稱祭之始未葬曰禭只稱尊不稱祭尊用饔餼不用生食饔餼猶曰人道事之生食則曰神道事之故尊而用祭品用牲體是爲速殯其親而弔牽羊豕豕爲速殯其戚與友矣俗所講求一在發帛豕謂發白凡弔禮隆厚者曰帛酬之遞降至白布一二尺曰白布爲袍施之親戚爲絰施之疏遠遞降製布數尺裹臂下級至踝謂之拖頭或但曰方布裹臂不級謂之結方此則古所謂皆經而今曰施之輿臺隸卒無不徧及送葬之曰數百數十人無帛爲白人者皆喪家備之曰此爲顯揚其親而於禮無涉也禮三日成服五服之人各服其服曰往其服其人自備

也其人不能自備則喪家代之可矣。已其爲親屬也。至強無服之宗親戚屬友朋而悉令其服期服功服緦不已儉乎。若弔客則彼自縗服耳。子游謁裘而弔。主人旣小斂襲裘帶經而入。此周時弔服。漢人縗車白馬馳赴喪家。此客自變服。已恤凶喪。未聞主人已縗與白者加之客也。且漢如郭林宗輩親喪會葬動至千人。若如今時之酬已白。酬已白衣。又設豐饌已爲供億。此卽稱貸鬻產。丈不足給。然如徐孺子則置生芻一束於門而公實主兩無所費。又何高而簡也。今人不已高簡爲法。必務縣文縟節競侈飾觀。致弔與受弔兩受困弊。由豐而歉。歎而貧。已此爲不儉其親。豈親之所忍乎。苟其親已勤儉起家。錙積寸累。始

得有餘蓄。已貽子孫。一旦已侈靡耗之。實其親之所痛矣。或曰。人曰助饗來其情良厚。不厚歎之可乎。而下人又利在飲食也。柰何。曰。此其弊在喪家。不茹素在殮時。宰牲宰牲則食肉飲酒。相因而起。故鄉俗曰。人家有喪爲倒肉山。案禮問喪篇。親始死。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已飲食之。夫火且不舉。何有酒肉。糜粥且資鄰里。何畝治具歎賓。今卽不能悉遵古禮。而但不宰牲則食肉可已。但用素會則豐饌可已。如謂素會齋行。則道場佛事何已能行。豈釋道教之尊嚴。轉勝儒門乎。而下人則稍優其資給。卽無歎矣。此固邑中有行之者。夫不甚招人非笑。且未嘗不嘖嘖稱善。然而不相訾笑。不相師。則積習

沈錮之淡非大有氣力者不能齊不齊曰致其齊也古人卜地
今人擇地擇之不已而加曰謀謀之不已而至於占故十地九
訟訟則蕩產傾家而不顧始則圖吉邀福之心勝終則鬪很負
固之氣堅也故十家九破然而不盡其家其人之愚也害之者
地師惑之者地書自來相傳地書如晉人葬經唐人疑龍經撼
龍經之屬尙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猶爲可信皆言形勢巒頭
者也形勢巒頭昭然其見無可掩飾於是理氣之書出而曰雲
間蔣氏地理辨正爲盛行於時其說曰得三元旺運爲吉如一
白運來太穴須向一白向九紫則爲退氣而其一白九紫非顯
然坎離方位須用大元空五行順逆推之而不言起例之法致

習其書者索解不得各曰臆對曰故同曰蔣盤水泐而人各一
泐無或同者。嬰皆疑人說臆也。觀其自敘言遇無極子而得真
傳具有口說不得口說雖智過千夫讀破萬卷終不能解。是明
言其書已所獨知天下後世無庸索解。昧者不察乃欲劄百餘
季後重演其傳人人各有一無極子。是又臆中之臆也。今卽無
極子見存。蔣氏復生富貴之家奉若天神卽能得吉地乎。皖人
陳進士在鎔箸天玉了義敘曰。大鴻文章雅贍與陳其季爲至
交。名流傾仰。故易惑人。卽其葬親洮水自謀當無弔賊。余在青
浦一載。徧問蔣氏子孫。久不血食其術可知。夫曰蔣氏不能自
謀吉壤曰永其世。而其書乃令人竭千夫之智繹而傳之。曰圖

吉壤庸可得乎。此舍巒頭而求水法者。可曰廢然返矣。然而巒頭之在今日。災幾窮矣。邑中著姓祖墓。率自崙明洪莖。曰來又百餘歲矣。下葬覺地之人。無日無之地。能爲人生子孫。而不能自生子孫。十里之中。生人百出不窮。十里之山。終古不增一阜。而謂地能給人之求乎。凡有巒頭。無不纍纍其冢。術家無可獻技。故遁於元空水法。曰蔽人耳目。夫曰水法濟巒頭之窮。爲人了安厝之事。可也。乃欲神其說。曰爲富貴利達。皆出方寸盤中。則惑矣。古人葬地。惟在國邑北方。求諸幽陰之義也。或一地而一姓分昭穆。曰葬。或一山而眾庶同葬。惟其葬有定處。故周官得曰墓大夫司之。曰平其爭。若如今世祖父考妣之墳。往往相

距百數十里或蔽在它邑而詞訟又爲最多是邑設一墓大夫而不足於事矣。晉唐人始有葬書地學傳之至今愈衍愈繁。曰壽無間也。將猗頓陶朱之富。金張許史之貴。卓魯龔黃之治績。馬班徐庾之文章。其地之或有倉庫旗鼓蓐裹捍門可知也。而所本何書所信任何人乎。毋火草之爲而爲草之致。而致乎蓋命之理。微地之理。火微。彼地書所言特其述也。非神也。規矩也。非巧也。造化之機緘。豈容曰術家推測。故有其家甚昌。而其地不入時目。其地甚美。而其家不壓人心。卽邑中大姓祖墓相傳。輒多異蹟。如有神助。是其積德。崇仁蓄極而發。天啟其心。而人基之謀。非偶然也。而惡可得之人人也。然則擇地如之何。自族

葬法廢地書法行卽程朱大儒大言風水然程子但曰土色光
潤艸木茂盛爲吉曰又患如它日或爲城郭道路之類爲忌彼
龍分兩片水對三叉諸法悉出唐人而程朱弗傳也豈其智絀
令人乎殆直視爲索隱行怪而弗爲之也故今之營葬實定悉
捐世俗談地之說禍福之見曰通地事之窮息人事之紛絕訟
端之繁徐尚書又禮通攷之說固言之詳矣葬攷略云晉司馬
文正爲諫官奏乞禁天下葬書而張無垢律葬巫曰左道亂政
假鬼神時曰卜筮曰疑眾之辟蓋痛心疾首於世俗之所爲冀
迷者之一悟也今人卜一邱葬師之法雖高陵平原地盈數
頃而所棄只一縷氣所容僅兩魄之棺餘皆爲彼法所棄而

不可用如此則舊冢未沒新冢日多安所得千百億之美地而
給之吾曰爲周官之法卽不可復而宋趙季明族葬之圖不可
不講使其說行則兆域繁定葬可如期爲子若孫者禍福之念
無所動於中則葬師不得操其柄此拔本塞源之論可曰矯敝
俗而歸諸厚司邦教者所當留意也紫崑山徐氏世家大族尙
書名乾學字健庵兄弟三
人皆鼎甲顯官其家立有美地而其著書大論如此則又未嘗
溺信地書也邑人陳恪勤鵬季地理崇正敘昭仁人君子之葬
其親也豈曰其親之遺飭博子孫之富貴利達哉相地之說既
而翻吉避凶之意專漸而私意私妄心生輾轉謬誤沿習成風
人心微天理滅矣不肖地師又詭而蠱惑之稟彼貪妄之念曰
逞其巧僞之術顛倒錯亂變怪百端尙可言哉方子大復觀而
闢之指斥邪說蓋有取於中庸
平實之理而非索隱曰行怪也

飲食論

飲食者人之大欲存焉。故人莫不飲食也。然當受之已節。不節則飲食若流矣。聞晉嘉慶末修志時。集議設席。席面不過海參。所費不過千有六百。今則倍矣。此猶尋常設客。若稍畝矜異。則數倍十數倍矣。在賓筵吉席。事非數見。且關禮教。其畝豐固宜。至等閒獎集。夾尚多品。而窮極珍羞。則社繼口腹。其費無名。而事無隆殺。且今之飲食。非惟饜肥甘也。又已物稀而價昂者爲賢。其味了不足異。直已多費爲尙耳。然鄉間未盡漸染也。嘉慶初沿用四喜大盤。其後改用五盤。賓祭則九盤十盤。率用海參。鯉干之屬。吉禮刲羊加湯點。已爲隆。此猶古風未失。豐儉適中者。而嗜酒則沈湎成俗。莫可輓拯。又十季壽座有父老不令子。

弟持杯。客有勸者輒阿止之。傭工匠役惟老季者。於日暮欲力
時得飲數卮。少壯不與。近則不然。一家之中互相酬獻。八仙不
待外索。又斗不必解醒。或因已成病。早卽天亡。吏薄不爲怪。傭
匠則老少同觴。甚至日必三飲。尤於糞田車水穫稻苛索無厭。
不應則望望去之。往歲歉荒。曾經當事援例示禁。伶酒只滓襍
糧。而鄉不多得。鄉之老成議節制之法。援禮記。耿義曰。酒者所
曰養老也。所曰養病也。除是二者。不當常飲。歲時伏臘。合好介
壽。聊可盡歡。而日尋醉鄉。與無事羣飲者罰。行之有恆。度狂瀾
可已一輓乎。然而然者半疑者半。卒莫之行焉。而實則未知其
中利害也。自邨沽縣於往。管酒帘無處無之。故飲之便而飲者

眾飲愈眾而沽愈多其勢相因俗吏視爲故常若無妨也不知一甲耗穀輒逾千石邑之都凡二十爲甲二百是歲耗穀二十萬石也卽一家計之歲耗數石十數石數十石不等省之則餘糧也人知鴉片之害傷生耗財不知酒之爲害實與相埒但金錢不入外洋耳屯之人每致慨於物力之艱生事之歉而不察其由抑獨何哉

農事類論

謹案邑惟水田一熟其與醴陵毗連處如彼法種植可曰兩穫若乾田如古區田法者未便於行又無曠土也田有山鄉水鄉山鄉塘壩多者不盡患旱而水鄉無不患水自道光以來尤甚

故有上業忽爲次爲下者。此世變之不可恃爲故常也。畝有廣狹。得穀已四石爲中。三石爲少。五石六石爲多。而買價佃規納租之多少。因之。佃規夾謂之信銀。向來四石之畝。大率信銀十兩。納租十石。爲佃計。則輸租外。尙得三石。已一石。償其十兩之息。已一石。償其牛種工力。尙可獲穀一石。最爲得中。而可久。其三石五六石者。已是爲等邊。然此言其常也。儻遇水旱。則業主佃戶交受其敝。不可長恃。古人耕三餘一。耕九餘三。所爲已。有餘濟不足也。自嘉慶初。穀價田價俱昂。人多倍價買田。倍信佃田。其時物力充裕。競趨侈靡。家貲不增於舊。而用度數倍於舊。計無所出。則向佃加銀減租。時稱重信輕租。屢加屢減。至有擁

田百畝而收租無幾者。至道光中穀石五六百錢。又水患頻來。豐傷佃困。求還不得。而獄訟滋矣。至於逐風鹵利。偶遇穀價頓增。卽向佃加信加租。不旋踵而穀價低落。佃又向減向還。而所加之信與租已歸耗費。固未有存此贏餘。以待轉索者也。夫中庸之道。庸則必中。中則必庸。如農田者。主佃所獲皆得其中。則恆久之道。而何有紛擾詞訟之縣乎。聖世取民有制。永不加賦。農田何獨不然。誠使凡蓄田宅。以貽子孫者。訓之以酌中守賤。常不得變遷。絕其加信一念。夫可損一切苛且補苴之見。則耗費少而所畱多矣。至輕信重租。宜若無害。然佃家夫宜稍裕。貲本太歉。難言久支。而所召糞田之資。與易田之力。俱多不足。則

腴變爲瘠不獨恐其負租也

商賈論

謹案邑爲四達之衢四方百貨俱集自晉有小南京之稱至嘉慶初而臻極盛江邊貨船鱗次林立及江西會館鬪毆之後賈易頓減久之漸興而迄鷄復舊蓋凡事之盛衰其事不同其理則一大商大賈莫不有英特堅卓之人布誠信勵勤勞已得之後人席豐履厚而姪侈漸生終日驚外不親事事段手幫伙蒙蔽欺罔旋即墮敗豈能世其業者而世變抑又無常恃之道也道光中穀賤傷農農傷商歉未幾外夷互市通而茶行興利及鄉井鄉園茶不多而得價頗木可爲茶緒夾及婦孺揀茶度日訟埒所無雖寇至空市

寇退稅釐其後猶盛緣漢鎮屢被輜輶廣貨悉萃湘中及輪船利運百貨不由郴衡而蘭釐交餒其四鄉市集夾有消長嘉慶中石潭市櫟貨甚盛易俗市尙微迨米穀悉歸其地身行至數十家鄉人售米就市櫟貨遂專其利而鄉邨小店聯興益分市肆之利夾訟焉所無故業此者不可狃於目前而不顧其後也今無論鄉市卽城市生意淡薄一總之中歇業者輒十餘戶然不盡因世事之變遷也試問季紀塗長之人嘉道時是何景象咸豐迄今是何景象今之飲饌不日臻精美乎今之衣服不日求鮮豔乎甚至條絲日耗錢數十檳榔日耗錢數十一身如是

一家婦孺如是嘉慶日肯豈曾有是是雖日兌斗金

店中平上貼此四字

夫無不竭之源矣。若士庠子弟就學無望。輒令學買。買多不成。而夫不售。居市易。深惡習。夫有未嘗諳悉而徑爲賈易者。士流。夫有之。鈔不折閱本錢者。則夫知其不可而爲之者矣。故古者重本抑末。

育嬰論

謹案收養棄孩。屢見青史。此育嬰所由昉也。世值艱危。人民流離。故至拋棄孩稚。而有收養之事。乃併男女言之。不獨女也。有力而好義者。人各爲之。無公費。夫無公地。國初京師人行之。康熙時邵陽車給諫萬育獨力行於其鄉。人爲作育嬰堂記。今載湖南文徵中。其時各省有舉行者。殆數人者。倡其說。乃公之。

於眾擊之易舉。或逢之於。翰曰。箸爲。功令。其後則曰。貧民溺女者多。沿用其法。曰爲拯止。是初始者。曰濟。遭變之時。仿行者。曰濟。處常之時。遭變者。濟之。曰偶爾。而處常者。濟之。於無窮也。邑之有育嬰堂。則自雍正七八季。欽奉。詔書。始。堂始建於城東。後遷城西。今堂尙存。縣君劉之鎬。聯額。時在乾隆廿六年。然其時。空堂也。無乳哺之事。至六十季。始加修葺。并捐輸田屋。曰爲經費。其事漸舉。至嘉慶末歲。得育二三百口。今則千三四百口。其數三倍於昔矣。女多則娶甚易。娶易則生益繁。故竭力經營而爲之。之疾。終不敵其生之之眾者。其勢然也。往乾嘉間。民間勸於婚娶。鄉老動相戒曰。汝積不過三數百金。而輒

欲娶婦。仰事方殷。俛畜已迫。能久支乎。今則大錐無地。儋石無儲。公然娶矣。故丐婦之娶。僮女者。初率之丐。曰盍食。繼恃其丐。曰供食也。其曰僮女嫁丐人者。明知其乏。而女多勸養。無可如何。而姑冀後來之漸裕也。夫至乞人。尙可娶婦。天下更有不娶者乎。然而衣不蔽形。履不掩趾。喫日炙。膚猶大皸。踵昏黑。鸛歸露宿。叢薄有不適。姑與夫意者。詈之撻之。佗踐無殊。艸菅飼養。不如犬彘。比長則或忘恥。陷利。曰冀生潛。嗚呼。天地之大德曰生。天欲順其生。遂其生。曰曾是曰爲好生也哉。嘉慶末之歲。收二三百口。非有定額。當災其時。女嬰尙少。曰已而漸多。故恆不給。堂之司事大抵一二人持籌而佐。曰殷實數人。曰優墊給。反

久不能償。則咸視爲畏途。道光六七季中。周文學裕綸力籌易俗。市米釐。歲獲二千數百金。繼收各店筒錢。繼收萼行棉釐。二項停而茶釐興。與米釐並稱鉅款。近且復榷棉釐。并及穀米。櫟糧。棉夏布。柳蔕。青靛。枯餅。魚蝦。土果。石膏。藥之屬。然而持籌之仰屋如故也。夫曰乾嘉盛時。物力殷富。四方無事。百貨流通。而育嬰之數如彼其少。今曰二十季生事凋敝。匍需竭蹶。而所育乃數倍於昔。且源源乎其未有已。勃勃乎其不可遏。如是而欲爲永圖。則真稱博濟而賢於堯舜者矣。魯孔子適衛。度哉興歎。始見其人多菜色。俗鮮廉恥。時君惟曰人眾爲務。而不思究竟蓋識之也。富教二義。生民之大命。治平之要圖。而禮義之興。

原於衣食之昆。今嬰女歲育千餘。要十季則萬餘。萬餘之所生。息將如恆河沙數。所目圖糜者至矣。而養欲給求之法。吏所當亟圖矣。

保節論

謹案保節之舉。紀於近歲緣發源殿公項。久經董事盤踞剝蝕。控告紛紛而不盡爲公。蓋羣視爲利藪者多。歷季所矣。及咸豐初。司事得人。見廟中公費香火外。實有贏餘。惜已多破壞。因爲保節之計。所謂轉無用爲有用也。詢謀既協。伙助遂多。縣君孫坦力贊其成。初額五十口。增至百口。又三十餘口。則近來續增者也。已汎常觀之。不過義舉之一端。而不知關係實鉅。無論糜

婦流離失所飢寒交迫無可告訴得此日食師可生全較之育
嬰爲惠倍雇何者嬰之初生略具形質豪無知識生不知所已
爲生以不知所已爲死也。嫠則青季誓守而家業不能由己主
持或漸至蕭條或老遭顛沛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乃呼
天不應呼父母無靈社飲達於破釜敝幃間此誠生人之極難
也。夫婦人之改適者非盡飲食男女之欲也社曰餬口無資迫
不得已王道本乎人情彼宋儒餓死是少之訓所已勵奇節非
能概常人也。然或眷戀慈姑愛憐稚子牽衣頓足悲不能舍則
改適豈其本心哉。夫誠見乎守節之顛連困苦萬難仿行耳故
保節一舉既可全節又已爲育嬰者清源而塞流也。

故曰關繫實鉅。鉅則不獨爲額須廣。且給費宜倍。是所望後之官紳之力行勸事者。

會匪論

天下無生而爲匪之人。而治世夾不能有良而無匪。其積漸至於衆百盈千而號爲會匪。則治世所無。而政教有未修明。聽其流失敗壞。已至斯極也。今之人民可謂庶矣。而田土不增於貧。無已資其陷囿。而衆其生。教誨不行於家。無已平其血氣而戢其暴。而且嫁娶太早。生育愈繁。生育愈繁。嫁娶愈早。民但患寡而不患貧。民但欲富而不欲教。不教則匪而已矣。欲富而不得。富則劫奪而已矣。此所曰患寡而不患貧也。蓋貧民之娶妻生

子者非爲私家添丁實爲公家添匪耳。或謂嫁娶生育之數爲禁令所不及固無如何。然古人娶曰三十嫁曰二十非有常制。曰示民乎。國語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大夫曰下不得同之則禁令且及於大夫矣。政不及教災不及不消其源於博日者固已久矣。而所爲捍禦消弭之法。火當先清其源。今時鴉片煙館充斥鄉鄰實匪類逋逃之藪。紳耆所不屑過問保甲所不能詢查。出入無常晝夜不息行竊於家劫人於路此其小試。至伺隙而動慮勝而會則不可遏抑矣。故必盡革煙館而後保甲能行清查使其勢渙散無藏身之地聚謀之所斯不能嘯聚匪雖如故而會則免矣。此雖社薪曲突之兢兢庶不至焦頭而爛額乎。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終

綠漪艸堂文集

論

男式常校梓

七

綠漪艸堂文集卷十一

湘潭羅汝懷念生著

辨議

滄浪辨上

釋地云集注滄浪水名殊非蓋地名也當云耆當縣西北四十里溼水中有洲名曰滄浪溼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滄浪之水云蒙謂閻說非也說文溼下曰滌也東爲滄浪水浪下曰滄浪水也水經沔水又東過鄖縣南又東北流又屈東南過耆當縣東北注曰縣西北四十里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地記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余案禹貢言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

言爲者明非他水淩入也。此皆水名之證。閻氏始見酈注水中洲名滄浪之言，遂謂爲地名。不知酈元次據當時之名而言耳。安知洲非曰水得名乎？且从水之字多繫水名，其非水名者，次與水有關涉，曰一地名而兩用从水之字，其義何居？惟滄浪連舉曰名水，當時必別有說而失其義。說文僅於浪下曰滄浪水，而滄下曰寒也。二字夾不相屬。案劄子曰：日初出滄滄涼涼。王引之有此說。意滳水至此或有異，如滄涼之類，故有是名歟。

滄浪辨下

釋地又云：滳乎宋葉膠得言，大抵禹貢水之正名可曰單舉者，若滳若濟之類，是，不可單舉者，則曰水足之若黑水弱水之類。

豈非水之正名則曰水別之若滄浪之水者豈滄浪之水四字
成文未嘗直曰滄浪但預爲朱子證其譌誤者蒙案此說尤無
據禹貢文亦無此等義例如灋如降如沅可曰單舉者也何曰
夷曰灋水降水沅水此夷如黑水弱水之曰水足之乎且黑弱
字不从水本非水名始此二水先本無名故一則曰其色而名
之一則曰其質而名之若單言黑弱則義不明故不得不加水
字此在禹貢夷屬僅見惟沅水字本但降其義參同耳滄浪之
水夷僅見絕無比例夫灋水之東爲滄浪水夷猶沅水之沅爲
滄滄爲水之正名而滄浪獨非水之正名乎謂滄浪爲洲名則
滄澤夷縣名矣又何曰不加水也蓋史家古文縣簡隨宜如灋

水攸同其上下文十句皆四字成句。此句若去水字則不稱導。沈不箸所自始。故加水字使三字成句。嶠蒙導滌則已四字成句。再加水字則句累。此等何關義例。且問沈則直曰導沈水滌。則曰嶠蒙導滌判然不同。其義例何在。

管仲辭上卿之禮辨

僖公十三年左傳王曰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曰禮焉。陪臣設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怠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怠其上。案此與論語不合。豈有如此禮讓之人而爲塞門反坫。

者邪然禮器云管仲鏤簋矢絃山節藻梲君子曰爲濫矣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當夾指管仲而言則左氏信不足據卽實有其事夾仲之僞而不足稱矣

貉踰汶則舛辨

考工記貉踰汶則舛注鄭司農云汶水在魯北而後來講家有謂汶爲岷江者岷說文俗臨省俗岷漢人隸書俗汶史記引禹貢各岷字皆俗汶王右軍與周益州撫書曰要欲一遊目汶嶺汶嶺卽岷山也余疑之及閱丹鉛總錄云削子貉不踰汶謂川江非汶上也殷敬順已辨之今未見殷說而坊本有周禮折衷既云汶岷江也又云貉產魯地踰北則舛則自相矛盾矣詩豳

風一之日于貉則西方產貉爾雅貉子貍注今江東呼貉為狹

狹則東方產貉其為汶為岷究難臆斷案貉本當俗貉說文貉

信狐請睡獸也从豸身聲論語曰狐貉之厚曰居貉北方貉豸

種也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言貉貉惡也七字是信狐之獸名

貉目身聲推之則古讀平聲故幽風而後來段北方豸種之貉

字為之又別出貍字曰代貉書荃成藝夏蠻貍詩大雅其追其貍傳追貍國名此諸貍字皆當俗

貉惟公羊傳宣十五季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也孟子子之道貉

道也尚存本字貉下各切音鶴又尊白切音陌今音讀若麥然

論白陌夾當讀若薄則固與古之各聲非有二也鄭司農云北

周禮大甸獵祭表貉注云貉讀為

十百之百古百音夾當為讀若剝

水經作者辨

水經隋經籍志郭璞注三卷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著撰人名氏舊唐志始云郭璞作新唐志云瀝桑欽作一云郭璞作今本題桑欽作者本新唐書也閻百詩云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八此豈經出璞手胡朏明云先儒曰其所稱多東瀝三國時地名疑非欽作而愚更有一切證酈注於漯水引桑欽地理志又於易水濁漳水并引桑欽其說與瀝書無異乃知固所引卽其地理志初無水經之名水經不知何人所作注中每舉本文必尊之曰經使此經果出於欽無直斥其名之理蓋欽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經水經掇自東瀝而魏晉人續成之非一時一手作

故往往有溼後地名而首尾或不相應四庫書目提要云班固
嘗引欽說與此經文異道元注夾引欽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經
觀其涪水條中稱廣溼已爲廣魏則洩非溼時鍾水條中稱晉
甯仍曰魏甯則未及晉代推尋文句大抵三國時人案隋志旣
不載姓氏則已久佚其書係後人竄改臆明之說較確酈道
元字靜長范陽人後魏時官至御史中尉其注水經敘久無傳
乾隆中修書時始从元樂大典中錄出刊行

商顏辨

史記河渠書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應劭曰或曰案商顏是山
名也顏師古注溼書溝洫志則曰商山之顏也謂之顏者譬人

之顏頤也。夾猶山頤象人之頸頤。案應說山名雖無證而文義尙明。顏說頗爲附會。夫山顏屏顏山原有稱顏者。然曰至商顏下則不應說顏。又說下也。下文水頤曰絕商顏。豈水遂及商山之頤乎。必不然矣。又案史記注服虔曰顏音崖。而正義於下文注內夾有謂商原之崖。顏之讀崖較頤義稍勝。而正義商原二字又不知何說。服氏應氏去馬班未遠已不能詳。況唐人乎。下文岸譙崩。史記注如淳曰洛水岸溝。溫志注引之。正義曰言商原之崖峯土性疏。故譙崩毀也。案二說皆非。岸卽穿渠之岸也。說文曰渠水所居也。則穿渠者必浚溪中流而大。兩岸曰束之。洛水乃可引。曰自微至商顏也。新加泥土不實。故譙崩。不得已。

乃鑿井以通之。如下文云云也。洛水本不經徵與商顏。故須自徵穿渠引之。文義甚明。何得云洛水岸未鑿井之先。水不得至商顏。又何得云商原之崖峯土性疏乎。

堪輿辨

甘泉賤屬堪輿。曰壁壘兮。捐夔魑而扶獠狂。溼書注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堪輿神名。造圖宅書者。師古曰。張說是也。屬委也。曰壁壘。委之文。選注引張晏云云。又引淮南子曰。堪輿行雄。曰知雌。段氏說文注。仝配雌。段云。張說未安。堪言地高處。無不勝任也。所謂雄也。輿言地下處。無不居納也。所謂雌也。許慎曰。堪天道也。輿地道也。而軼孟康之說。案堪輿。倡曰孟康。

說爲長。惟其造圖宅書故屬之曰壁壘。與天神無涉。攷說文堪
下曰地突也。从土甚聲。而其注淮南書乃云堪天道未知何說。
疑此言非出許君。如段氏注火二字皆屬地言也。又埤澤菽文
志五行三十一家中有堪輿金匱十四卷。師古注卽引許注淮南說次於陰
陽五行時令之後。務成子災異應之書則固術數之書。如今修
方造宅之類。豈可爲孟說之證。通鑑宋徽宗紀初帝曰未得嗣
子爲念。道士劉混康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儻形勢加昌少
高。當有多男之祥。此云堪輿从孟康說也。今俗謂言風水者
爲堪輿。不爲僣據矣。

訓狐辨

昌黎歟訓狐詩

王注唐五行志傷鵬一名訓狐或曰訓狐其聲也因昌名之

結語云咨余往

歟豈得已候女罔眼張睚眦梟驚墮梁蛇吞蠶一夫斬頸羣雛

枯一夫館本倂一矢方崧卿云或問矢何昌能斬頸也鮑明遠

詩黃閒潛穀盧矢直列繡頸碎錦翼詩人之語顧隨所用昌朱

子云方說雖有理然昌詩攷之似只是公親往歟而梟驚墮梁

故佐之者得昌刃斬其頸昌不必改字強說也此朱子意謂當

倂一夫今詳詩意實昌一矢爲長無論傷鵬之頸矢固能斬斬

頸又斷其頭之謂也矢字正承上文往歟來若一夫指从人說

反嫌添設而少味矣又梟與蛇皆比擬之辭謂訓狐見人而驚

墮如梟又覓寶而入如蛇耳若謂梟卽指訓狐則蛇又嫌添設

案詩大雅爲梟爲鴟說文梟不孝鳥也鴟鴞也籀文鴟从鳥鴟

鴟鴞甯鴟也

爾雅幽風毛傳同

段氏鴟鴞也下注曰今江蘇俗呼鴟鴞

盤旋空中攫鷄子食之莊周云鴟得腐鼠是也爾雅有鴟鴞怪

鴟茅鴟皆與單言鴟者各物鴟鴞鴟鴞甯鴟也下注曰鴟鴞則爲

甯鴟鴟舊則爲舊

案山海經南海蒼梧山有鴟久注即鴟舊

不得舉一鴟字謂爲

同物又不得因鴟與梟音近謂爲一物又不得因鴟鴞與鴟鴞

音近謂爲一物也鴟舊不可單言鴟鴞鴞不可單言鴞凡物曰

兩字爲名者不可因一字與他物同謂爲一物陸璣曰鴟鴞侶

黃雀而小取茅秀爲窠曰麻紆之如刺機然或謂之機

目上段注

說又案廣雅曰肥鴟鴞怪鴟也埤雅曰怪鴟一名隻狐晝無

所見夜卽飛瞰蚊蟲莊子秋水篇所謂鵬鵠夜撮蚤察見豪末
畫出瞑目而不見山邱是也然則訓狐係鵬鵠侶卽今得曹而
長鳴其面侶貓俗謂之哭鳥者豈得謂之爲梟耶

洪氏釋大別山辨

禹貢大別山在今漢陽江濱無可移易而墨守漢學者泥漢書
地理志及鄭康成尙書注之文謂確在安豐自王氏尙書後案
及近今注左傳者皆主漢儒之說而洪氏卷施閣文甲集中有
釋大別山一篇反覆數千言至有十四證其言雖辨而實不然
也往壬癸之歲欲取而論之意大別有二洪所釋者非禹貢之
大別而左傳之大別今曰左傳文細繹之復證之於輿地則左

傳之大別夾實不在安豐也其說甚難瑣非曰原文對勘則莫能明乃條辨之於左

洪氏曰今俗曰潯水入江左側之山爲大別山始見於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余每不爲然今細核之益知無據尙書正義

稱鄭康成注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西南潯書地理志六安

國安豐縣班固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

原注孔穎達云地理志無大別唐人疏謬

如酈道元稱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云大別潯東山名也在安

豐縣南康成注經如此孟堅箸叟若彼春秋土地京相有其明徵禹貢山川潯儒均無別義此一證也

攷據之學益闡發而益精詳明知有舊說而忽欲易之非有確

見不能不得謂唐人必不及漢人也。班鄭所主安豐，或有何據。大約漢時相傳曰：今江南壽州霍邱縣西南八十里，接河南固始縣界之山，爲大別。唐六典江南道名山之一曰大別。水經注：巴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卽大別山也。與淩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或曰：巴山。又云俗謂之檀公峴。輿地紀勝云：一名安陽山。曰：漢安豐縣在山東北，陽泉縣在山西北也。一山而有六名，皆隨時代爲更變，姑不具論。而縣東有淠水，縣西有淩水，卽淩水，皆北流入淮。縣南距江且八九百里，何自有入江之水？且淩水東行至襄陽，東北折而南流，至潛江北境，始復東趨，至淝陽入江。其南折之地，東距霍邱約有千里，又何自至安豐？

之大別而入江乎。此可曰經文爲據。而正漢儒之誤者也。安豐不妨有大別。而不得謂禹貢之大別矣。

水經注云江水又東徑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云溇與江合於衡北翼際山旁者也。自道元注經曰迄君卿伯典祇標魯翼之名。無有別山之號。此二證也。

魯山曰魯肅得名。起於漢末翼際則不知起於何時。然曰班鄭且不得其實。則杜酈又緣班鄭而誤矣。

首疑大別山不在安豐者。自杜預預於地理。既非所長。然終不設遽指翼際山爲大別。蓋其時太溇尙近。而同時裴秀京相璠等於地理。又屬專家。必知翼際大別二山不可混而爲

一故止云然則二別在江溼界姑設疑詞已啟來惑而究不能定指一山奪茲舊義此三證也

杜征南引禹貢云云則不及於班鄭之說矣但不能確指其山故爲虛詞此正不失闕疑之義

必知翼際非大別山又實有據道元於江水下引地說云溼與江合於翼際山旁於沔水下又引地說云溼水東行觸大別之坂南與江合夫同云地說則必出於一人或一書而一則云翼際之山一則云大別之坂各標一號明係二山此四證也

爲地說者豈有不知禹貢本文之理既云溼與江合於翼際山

旁則卽曰翼際山爲大別可知也。一山二名不妨互舉。若指安豐大別，溱水从何觸其坂？何曰與江合乎？

杜預之所疑者，不過因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溱而陳，自小別至大別，曰爲二別，近溱之名無緣在安豐。今細繹傳文，吳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溱，則吳師在溱北。楚在溱南，楚司馬謂子常曰：子沿溱而與之上下，蓋欲子常在溱南，沿水與之上下，曰綴吳師而已。則往溱北，故云我悉方城外，曰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今方城山在南陽府葉縣南，大隧直轅冥阨皆在汝南府信陽州界，均溱水曰北之地也。下又云子濟溱而伐之，蓋楚都郢在溱南，濟水始至

漢北及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則已在漢北矣推此則大別小別皆淮南漢北之山大別既在安豐則小別在今光黃之間豈有吳師自淮而南未及交戰先自退五六百里之地至今之沔者乎且楚都郢卽至沔口夾不過沿漢而東何得云濟此五證也

左氏敘戰事甚明左司馬欲子常沿漢而與之上下不欲使吳師渡漢而已乃悉方城外已毀其所舍淮汭之舟又還塞信陽之隘已斷吳師歸路然後子常濟漢伐之使其背腹受敵最爲勝算迨子常聽荅城黑夷之言意在連戰圖功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所謂濟漢者乃郢都今江陵近處之

澤非今大別傍之澤口其濟澤之處距今大別約四百餘里大別西距小別約百餘里二別皆在澤東故云濟澤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也論者不案地形曰爲今大別在澤水西岸若旣濟澤則無所謂大別要何自著小別故不得不於沔黃之間添置小別曰合霍邨大別獨不思卽今澤口東北至霍邨已六七百里而自江陵東至澤口又六七百里楚之濟澤而陳豈有遠至千餘里之霍邨者乎且下文云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吳馭楚師及清發又敗之又敗諸雍澨五戰及郢柏舉在今麻城地清發爲今安陸潁水雍澨在今京山地蓋楚自麻城戰敗奔而西歸吳師追之漸次至楚都

則楚師之自西而東實不出麻城之外而霍邱在麻城東北且五百餘里更何从至霍邱之大別乎傳所云舍舟淮汭當在淮汝交會處由陸西南逼楚故信陽城口隘道是其往返之路如从信陽直趨郢都則當經隨渡湏於安陸府南渡漢而西南抵郢此漢之上也乃又東南戰於柏舉今麻城者當由子常沿漢而與之下故楚師陳於漢東二別一崙一卻之閒轉戰於大別東之麻城其三戰不言何地傳略也然不出大別柏舉百里閒矣洪氏所云未有遯五六百里之地至今沔口者於戰事地望皆不合

夫師行三十吉行五十至於轉戰則道里不常若疑距漢稍

遠則傳所云大隧直轅冥阨及下云塞城口而入皆距溱在
五百里已外。又可曰公溱較遠疑之乎。此六證也。

夫欲求大別小別所在。必先求柏舉所在。高誘注呂覽京璠
釋曹秋。鄙或云楚鄙。或云溱東。皆無指實。惟墨子非攻篇云
吳闔閭次注林。出於冥阨之徑。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當子
常。不从司馬之計。濟溱轉戰。至於柏舉。其時吳已出隘而西。
楚事不可爲矣。夫云出隘而西。則已出今信陽州之隘。據此
而推。則柏舉當在今黃隨左右。水經注舉水出龜頭山。今山
在黃州府麻城縣東相近。有黃巖山。柏舉或卽在此。吉甫次
知曹秋。柏舉爲龜頭山。而乃移二別至溱南入江之處可乎。

又傳文云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下始云二師陳于柏舉則并當求自大別至柏舉之道今麻城縣東北至河南商城縣七十里商城東至安徽霍邱縣一百十五里而龜頭山又在麻城縣東六十里大別山又在霍邱縣西南九十里則自大別西至柏舉實不出三十餘里可已按圖而索此七證也

墨子文自本諸左氏而不如左氏之晰所云子常不从司馬之計濟溁轉戰至于柏舉者是已蓋惟轉戰故無定所而至于柏舉也所云其時吳已出隘而西楚事不可爲者則不可曉夫三隘爲楚之險要吳欲西入楚境則不得云出隘若云至於柏舉爲出隘則不得云西或西字爲東字之譌謂吳已出隘而東則

己之聲勢接援而不爲楚所制。或於出隘斷句。而西字屬下句。義支略同。斷無吳出隘而西則楚事不可爲之理也。洪氏所云。移二別至溁南入江之處可乎者。大誤。其欲移大別於安豐正坐昧於此處。不知二別原在溁東溁北。不在溁南。蒙向闕尙書後案。據京璠大別在溁東之語。謂今大別在溁西爲不合。蓄疑者數季。去歲在樊衝山館閱明史地理志。謂溁水舊徑大別山南入江。成化初於縣西郭師口之上浚而東。畝山北注江。卽今之溁口。方輿紀要引隄防攷夾有此說。據此已足見山之故在溁東與溁北。且水勢愈翻而愈下。恐昔秋時溁之入江尤在浚處之西。則去大別爲更遠也。所舉縣邑道里遠近。未確。

禹貢導水由西而東故先言三潞而後及大別吳師入郢則
自東及西故既至大別乃及雍潞非特釋左傳地名益可證
禹貢山水千季疑竇一旦豁如此九證也

禹貢先言三潞而後及大別三潞在今安陸府京山縣西南正

潞水經過之地距大別約四百餘里

水路將六百里

若東距霍邱之大

別則千餘里矣豈有潞水至三潞而東北流千餘里者乎且傳

文只言楚師陳于大別于吳師無與云吳師至大別皆添設也

次又當求豫章所在而二別益可推吳人會舟於淮汭而自

豫章與楚夾潞杜預釋地曰春秋時柏舉豫章皆當在江北

淮南則正今霍邱縣大別山所在矣杜得之於柏舉豫章而

失之於大別小別則不察也。然因此益信溷儒詰經反箸史之確。此十證也。

豫章既可攷證。不能實指其地。卽合傳文推之。夾殊恟恟。昭六

季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於豫章。而次於乾谿。杜注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

東境。巢纂鳳陽府亳州東南有乾谿。與城父卽相近。卽溷之。城父縣也。案今亳州屬潁州府。吳人敗其師於

房鍾。杜注吳地。巢纂當在今壽州蒙城縣界。案蒙城今屬潁州府。亳州在淮北約五百里。蒙

城在亳州東南。南至淮夾百餘里。不識楚之伐吳。何曰次淮北

五百里之乾谿也。昭十三季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

五帥。杜注引定二年楚伐吳。及柏舉之役。傳而申之曰。此皆當

在江北淮南。蓋後訛在江南。豫章定二年秋。楚囊瓦伐吳。師于

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弇整師於豫章
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縣夫吳之見舟於豫章者僞爲楚
伐桐也桐卽今之桐城縣巢卽今之巢縣桐在今安慶北百餘
里巢在桐城東北二百餘里則豫章當在巢之西南桐之東而
去澤爲遠不得云澤東矣定六年傳杜注澤東江北地名其必在桐之東者已
吳師之伐桐自東南來也惟傳云見舟於豫章則伯豫章濱江
而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澤又伯豫章近淮或豫章本於
江北近而於淮南遠吳舍舟於淮汭爲疑兵而自豫章爲潛師
猶之見舟豫章而潛師於巢也然總於霍邱之大別無與

今澤川縣小別山者本名甌山隋大甌山縣取名於此強名

爲小別夾始吉甫

元和志小別山在漢川縣東南五十里曹秋楚令尹子常濟瀝而陳卽此京相

道元等並不言所在且杜預正言大別致疑可知非實此十

三證也

今小別東距大別百二十里江氏地理攷實說如此其地望與傳文適合則不能謂吉甫之強名近今爲瀝學者九江則主潯陽大別則主安豐泥古之弊不獨洪氏蒙夾雅尙二京而不欲褻其長於護其短也洪氏因左傳而於證禹貢蒙乃據禹貢而兼通左傳兩造具備曰俟明者之折獄焉錄原釋十條其說已盡餘夾不足辯矣

禦寇議

今者馮棄逆匪爲變。毘縣戒嚴。鄉民大恐。議者籌禦寇之方。莫不曰減糶鄉團二者爲最急。而愚曰爲要有所最急者。則係甲法也。據事勢論之。我師重鎮衡州。彼處無虞。則逆賊斷不能越而飛渡。所虞者不過流寇之潛來。及土痞之竊發耳。然使其人可曰棄機而生變。則其天良無幾。桀驁難馴。是其不軌之常。蓄於中者。在無事之時。特懼於法而不戢動。而非必因饑驅而始起也。則既不知感減糶之恩。豈不有礙鄉團之事。段如鄉多此類。將入之團中乎。抑出之團外乎。故減糶者可曰安良民而不能靖莠民。鄉團者可曰禦外侮而不能弭內變也。然而一邑之九其良者大約凡十之七。莠者不過凡十之三。況三之中其

牽制於身家妻子而不散動者又去其半。又何患乎所患者人心渙而不聚。家各爲策。人自爲謀。不爲守望之思。而圖齟齬之計。而無人焉。號召而聯合之也。且夫羽檄交馳。迄今一季。人所共知。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一旦烽警頻來。不勉強懼災情之常。而旣無文誥。以安其心。又無號令。以振其氣。民以爲禍之將至。而上之諱之也。兼軍書旁午。應接不暇。民事之細。或姑置焉。則觀於此。而益滋其疑。而於是造言語。以亂眾者紛紛矣。夫土痞之竊發者。固非一人之所能。又非一時之所能也。必合眾人而聚而謀。又必歷繁時而謀。而往其間往來計議者。必有迭焉。其閒置備器械者。必有迭焉。而當其未聚之時。則猶蔽處於各

都各甲之中是察之而卽知之知之而卽能弭之也今如爲民
牧者赫然坐堂隍而出示曉諭合邑曰逆匪跳梁如金游隼不
日就戮爾士民安堵無恐而設有妄思不洽者準保甲指告照
律無赦設有捕風捉影亂言惑眾者照律無赦則諍者之心安
不諍者之心沮矣又集各都保甲嚴諭曰爾其將一甲之煙戶
登之冊而詳查其人數其有行輶詭秘而形迹可疑者嚴詰之
不馴者卽械而來又召各都之紳耆曲諭曰官之與民安危其
之惠樂同之而恃吾爲備吾吏恃而爲備而非爲吾備而自爲
備也保甲雖有察奸之責而恐其不周且防其段公而呵喝門
柝雖有待暴之思而恐其太露宜戒其因是而張皇由是而察

其鄉之肥瘠而勉行減糶之方。觀夫事之動靜而慎爲鄉閭之舉。夫然後汰令嚴明。恩誼浹洽。良民安而莠民安。莠民安而良民益安。夫人情孰有甘棄其家室而不顧者乎。則火可使制。挺弓撻賊之堅甲利兵矣。而又何患乎。又聞有召募丁壯三千而派民田畝出分金之說。未知信否。夫丁壯三千可也。派畝分金亦可也。但弓鄉之金而第爲城之備。則於鄉無豪末之益。而無日服鄉人之心。且城中屯聚太多。火恐鸛於調御。據鄙見守城千人足矣。而弓一千屯衡山。接壤弓截其自衡順下。而卽弓爲城衛矣。又弓一千屯湘鄉。接壤弓截其自寶橫擾。而藉弓爲鄉鎮矣。第居之不得其地主之不得其官。措置之宜則非所設。

知焉然此及鄉團均非急務且俟徐圖而保甲之法則所已定人心而國民志者於是乎在不可不急行者也至必不得已而行鄉團之法吏不可聽民自便必舉之於官府董之曰紳耆曰防奸民之嚮是而起是在膺民社之責與淡桑梓之念者廣采芻蕘輒思而采處之也

細思召募三千有事之時雖患其少而無事之時實患其多而糜費斲鷄爲繼也且兵在精而不在多多則練習必不能精此不可不籌者也肯明李文莊公有湘潭戍兵議其論與今之時勢甚相合可參觀之